

吳稚暉先生文粹(二)

▲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

小引

我做這篇文章。是拿着鄉下老頭兒靠在「柴積」上晒「日黃」。說閒空的態度。來點化我。釋我自己的。一羣那的。我固然不配講什麼哲理。我老實也很謬妄的。看不起那配式子。搬字眼。弄得自己也頭昏腦脹的。哲學。他的結局。止把那麻醉性的。囑語。你騙我。我騙你。又加上好名詞。叫他是超理智的。玄談。你做我。我敬你。叫做什麼佛學。什麼老學。什麼孔學。道學。什麼符籙派。什麼經院派。什麼經驗派。理學派。批判派等等。串多少把戲。掉多少鉛球。他的起初。想也不過求個滿意的信仰。跟手。變成了「學」。一變成了學。便必定容易忘了本宗。止在爛斷朝報中。將自己的式子同別人的式子門。實將自己的字眼同別人的字眼炫博。學固然是學了。學者固然是學者了。問他為什麼串那許多把戲。掉那許多鉛花。也就不如靠在柴積上的日黃中。無責任的閑空白嚼了出來。倒乾脆一點了。所以有人對我說。德國人談諸哲學家。常說「哲學是把做成系統(所謂式子)的話。去妄用他的名詞(所謂字眼)的。」這固然是言之太過。然形容哲學家鬧得人太兇。不能叫人簡單了解。存心欺他。

學者的臭架子。也是有幾分實情的。

但是從又一方面講來。我的對於學者。頗能懂得應該要加個相當敬禮。其詞若有憾焉。其實乃深喜之。我知道『雖然無微無微不至。雖下尊不尊不信。』學者要維持一點門面。不能鹵莽滅裂。在柴積上日黃中。把無責任的瞎噱。噱出來。求一時的痛快。這無窮的笑柄。學者非但不肯幹。也不應幹。故只好說了半句。留了半句。耐耐性性的經過幾百年幾千年。經過幾十個學者幾百個學者。事一點一點的愈加分隔出來。於是有的東西。在從前聖人也糊塗的。到如今。柴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也知覺了。還有連現在的聖人也懂不來的。自然現在柴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更夢也不會做著。又由好讓學者擺起臭架子。烏煙瘴氣地去整理整理。整理了再千百年。再叫往後柴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看做平常。這種逃不過的麻煩。我也是懂的。然因為如此。我這篇文章。也就有『予不得已』的氣概。把『諍不容辭』的責任心。強迫着寫了出來了。

第一理由是簡單的。就是為那無責任的痛快瞎噱。不免遺着無窮笑柄的閒談。天止有柴積上日黃中的老頭兒。也懂得難為情。可一經說出的。

第二理由繁複的。積了無窮學者。一個明白過一個。才在綿延的歷程中有個比較的明白。這也就是我肯崇拜學者的惟一緣故。故學者的後勝於前。並不是後人聰明才力一定過於前人。止是許多前人代他積了智識。他容易暴富。所以好像如梁卓如梁漱溟兩位先生在任何

一方面都超過我們的孔二先生。並且也是孔二先生在天之靈（聊爾云云）願意「他倆」勝過「他老」的呀。因為世上沒有一個父親不盼望兒子「跨竈」。沒有一個師父不願意徒弟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」。若偏是孔二先生妒忌有勝過他的兩個梁家小後生。那中國正好一代不如一代。這無異說中國人將由癡愚而禽獸。禽獸而蛆蟲。止股他巍巍然高坐大成殿上。他老也有什麼難堪呢。他從一貫而大同。好像他的教育。立能化腐臭為神奇。然教了二千幾百年。止是愈教愈劣。便是兩位梁先生數年前自稱一個筋斗已跳出十萬八千里者。現在承認還是在他手掌之中。這又無疑承認這位「走方郎中」。止是說嘴賣假藥。並無起死回生的本領。所以對他愈加佩服。無異把他的教育招牌投入毛廁。撕破他的假面。兩位梁先生自己個人的譏光。自是美德。最好笑的。衆口一詞。物質文明掀起了此番大戰。此番大戰乃是空前的大戰。（好笑）又是最後的大戰。（更好笑）所以有個甚滑稽的羅素。信口胡扯。一面發發自己的牢騷。一面拍拍我們的馬屁。口氣之中。似乎要決意舍了他歐洲的物質文明。來尋我們「中國的精神文明」。（羅素是滑稽已極的滑稽。他胸中是雪亮的。然歐洲像他那樣口氣的傻子。真也不止一人。無非止是臭肉麻的牢騷。）於是吹入我們素有誇大狂。喜歡擺空架子。而又久失體面的朋友們耳旁裏來了。這種恭維。無異雪中送炭。自然不知不覺。感動入骨。相信入骨。也把自己催眠起來。縱使兩位梁先生的文化學院曲阜大學。在理都是可有。而且應有。但似乎太早了。

一點。恰恰好像幫助萬惡的舊習慣。戰勝新生命。替孔二先生的大喫牛肉。加寫了一張保單。却恰恰把他老人家子孫的飯碗。無意中可以一齊敲破。因此我這篇文章的直觀信仰。能或者間接的對於最近中國思潮。獻着一點號泣而陳的愚誠。

新信仰

大家都說：『凡人不會無信仰。』這是對的。有人說：『人人有個信仰。便是人人有個宗教。信仰便是宗教。』這是不對。這是名詞上南來太籠統的謬誤。古代把一切哲學。倫理學。教育學。美學等皆混合於宗教。現在他們一一脫離了宗教。自己獨立起來。宗教亦沒有話說。宗教的範圍。就自然的縮小。但現在還不會立一個信仰學。把宗教附屬在他底下。畢竟仍讓宗教一名詞代表了一切信仰。反把種種非宗教的信仰。隸屬在宗教學。惹得多數學問家而非宗教家的。常說宗教可以不信。宗教學殊有研究之價值。其實彼所謂宗教學。即指信仰學的全部。故宗教一名詞。最好嚴格的限制了。以神爲對象。這又是宗教家求仁得仁。最所贊同。本來若將許多無神的信仰。歸入宗教學。雖是學問家所許。必非宗教家所樂。所以真要清楚。頂好是立——信仰學的名詞。把宗教學管領了起來。其式如左。

信仰學

（宗教的信仰（宗教學））乙

（非宗教的信仰）乙

……

如此信仰學是學問家所當研究。彼所管領的宗教學。宗教家固在必應研究之列。即非宗教家。爲其有人類進化史上相當價值。亦極可研究。

閉口說。我所謂『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』。不過說這個宇宙觀及人生觀。並非哲學家的宇宙觀。人生觀。乃是柴積上日黃中鄉下老頭兒信仰中的宇宙觀。人生觀。這個信仰是一個新信仰。非同『虔誠墮拜土地』宗教式的舊信仰。然未下這解釋時。我又怕把這新信仰三字標了出來。避開哲學範圍。終竟被講信仰妖的先生們拉進宗教區域。那未免驕頭不對馬嘴了。故表開幾句。

宇宙觀

舉現象世界。精神世界。萬有世界。(有)沒有世界。(無)適用時間空間的。不適用時間空間的。順理成章的。往來矛盾的。能直覺的。不能直覺的。合成一個東西。強加名言。或名曰本體。又曰一切根源。照我合成的成分而說。既應統括萬有及沒有……則又有所謂『一個』所謂『本體』所謂『根源』。下這樣的具體名詞。自然於理論爲極不可通。然我拿玄談家滑稽的老把戲來做回答。可說照我上面的界說。理論自身。配算什麼一個東西。既明白的指出包括『往來矛盾』便也何妨有所謂『本體』等等。不合理論的矛盾。若遷就理論。做一個老實的回答。就是由我執筆而寫。我即萬有的一分子。寫了要諸君賜看。諸君又不過是萬有的一分子。我能寫。你能看。便非用個名詞不可。到了我們超人沒有我們。自然用不着名詞。我也用不着寫。也沒有諸君要看。更定然沒有這篇文章。自

然而。便沒有這種『一個』呀。『本體』呀。『根源』呀等的名詞了。現在姑且用了他們。好在柴積上日黃中喝着白蛆。

如是放之則彌六合。變爲萬有。是這一個。卷之則退藏於密。變爲沒有。也是這一個。(凡此文偶引成語。皆取其恰合下筆時之論調而已。非有心表示同意。因我此文。止表示個人信仰。非所以言學。不敢誣古人拉偶像。在柴積下紮綵。陳老古董所謂萬物有生。原質是風水地火。或金木水火土。是這一個。新西洋景所謂綿延創化。是片斷而非整個。止有算時。並無空間。也是這一個。所以不消說得煤油大王家的哲學主義。名叫實驗。吳稚暉拚命做這文章。鼓吹物質。是這一個。就是那低眉菩薩的涅槃。悲觀少年的虛無。也是這一個。我不管什麼叫做無極太極道妙真如。又不管一元多元玄元靈子。我止曉得逼住了我。最後定說到『一個』。

先要插說緊要而又不相干的幾句。我這篇文章。也可以如丁在君先生的說法。(丁先生玄學與科學一文見努力週報)的確是玄學鬼附在我身上說的。然而我敢說附在我身上的玄學鬼。他是受過科學神的洗禮的。這種玄學鬼一定到世界末日。可以存在。不受孔德排斥的。附在我身上的玄學鬼。沒有附在張君勱先生身上的那種『無賴』。他不敢說到『初無論理學之公例以限制之。無所謂定義。無所謂方法』。他止想要求科學神占領的區域。把丁先生所謂可知道的占領了去。可知道區域裏假設。係科學神用論理去假設着。把那丁先生所說不可

知的區域贖下了。讓給玄學。占領了。不可知區域裏的假設。實成玄學鬼也帶着論理色彩。去假設着。雖這種帶些論理色彩的玄學鬼。必定被那『大搖大擺』的鬼同胞笑着矛盾笑着淺薄。但因為他能竭力要想替科學神的忙。所以隔這個玄說。也便定可免得丁先生的一『打』。

第一便要在這插說中交代明白。凡說到是『信仰』上的『一個』。容易有『無賴』的玄學鬼來贈送徽號。叫他做上帝。叫他做神。可以混同夾賬。拉扯着三百年前的笛卡兒先生們。說道你所說的一個。便是無所不在的神。無所不在的上帝。那我要恭恭敬敬立起來。唱着瞎搖頭道。這未免太褻瀆了。我說的一個。我自己固然就是他。便是毛廁裏的石頭。也是他。說我便是上帝。便是神。已滑稽得可以了。并且說毛廁裏的石頭。亦是上帝。亦是神。不嫌太難堪嗎。所以縱使我請我的玄學鬼。『無賴』一下。讓一千步一萬步。承認有個上帝。有個神。上帝神非即我。非即毛廁裏的石頭。不過有個我。便有個上帝神來鑑臨了我。裝演點又說有塊毛廁裏的石頭。便又有個上帝神去鑑臨了他。那就上帝神也已降尊得極咯。充其量。上帝神止是那『一個』裏面的貴族。我與毛廁裏的石頭。是『一個』裏面的落難者。淪於卑賤的罷了。上帝神之與我。之與毛廁裏的石頭。還是同屈於一個之下。上帝神決非便是那最後的一個。如此。既然上帝神不過一個的一分子。則我與毛廁裏的石頭。也忝為一個的一分子。肯承認上帝神獨為貴族嗎。我們自己肯永屈卑賤嗎。這便定有問題發生的呀。這種憑空的推戴同一分子來做我們的上帝。

神止有讓宗教家去賤賣。在我同毛廟裏的石頭皆受過科學神洗禮的玄學鬼。到底不肯太『無賴』。全把論理抹煞。所以在論理上還是不肯讓步。完全否認着有什麼上帝。有什麼神。

或則另有蒙混着說道。上帝神是有超絕性的。超出於你所謂『一個』的哈哈。這是『大搖大擺』的『無賴』。玄學鬼常作口頭禪。用來把人催眠的。可惜那無賴玄學鬼的伎倆。弄不出什麼神通。能跳出『一個』的圈子之外。『一個』是包括了『沒有世界。換言之便是已經包括了超絕。區區止有一點超絕性的上帝神。真正要叫何足道哉。何足道哉了。故爾。那種駭得熟人的顯赫的名詞。上帝呀。神呀。還是取銷了好。否則惟有我吳稚暉畢竟還笑笑罷了。深恐毛廟裏的石頭。塊塊都出來爭稱上帝。爭稱神。那就上帝神的尊嚴。終要掃地的呀。

把以上得罪上帝神的插說。完全交代明白。意思就是說。我以後說下去。倘然有些離奇得太好笑的名目。假設出來。決非大講神話。止是要說得淺薄容易聽懂。好讓環着柴棧。在日黃中的聽衆。聽了便煞有介事罷了。

那我便劈頭的假設着。我所謂一個。是一個活物。從他『一個』變成現象世界。精神世界。萬有世界。沒有世界。無論適用時間空間的。不適用時間空間的。順理成章的。往來矛盾的。能直覺的。不能直覺的。恆河沙數的形形色色。有有無無。自然也還是活物。

又應急要的插說幾句。有人問笑話了。別底先不要問。請問既說沒有。叫做『無』。如何還

去裝上『物』更說『活』呢。我就笑答道。因為『無』也是『一個』的一分子。『一個』是活物。所以他也應是活物。你不會看見我寫了一撇三畫四豎四點。如此的不憚煩。我才能說。他才能懂。我才能肯定他『物』的『活』的。你才能否定他不該『物』的『活』的。這簡直還可以六合之外。聖人存而不論嗎。你若再說他是超絕。他是不可思議。對略更圓滿了。但是你更瘋了。筆畫却更多了。剛剛更替我證明自應該注意了。注意所能及。很淺近的便是包括在『一個』裏了。一個是活物。他就確確實實。也是活物了。

又自從一個變成了萬有世界及沒有世界。照論理是但有萬有世界及沒有世界。更無一個存在。必要有到絕對。無所謂萬有。更以外無『無』止有一個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硬不軟不白不黑……的東西。才復返於一個。否則無到絕對。我且擱筆。你亦莫問。也便復返於一個。除此兩途之外。一個乃無從存在。你倘然要看看那一個是什麼東西。就拿我看。或者就拿面鏡子拿你自己看看。或者就拿毛廁裏的石頭看看。說得闊大點。更用着千里鏡顯微鏡等拿世界萬有看看。你若看得厭煩了。更閉了眼睛。拿浩浩蕩蕩杳冥冥。所謂道妙。所謂真如。所謂玄元。所謂靈子。許多帶麻醉性。超絕及不可思議。算他『無』的。拿來想想。皆足以見一個的一斑。我目前却要大聲而疾呼曰。單個的『一個』已是瓜分了。你莫認他存在。你不要當他老祖宗看待。又引起了「大錯誤。以為可以代用上帝神。遇有疑難。又向「一個」去磕頭求拜。你要完全

明白。一個就是我。就是你。就是毛廁裏的石頭。就是你所可愛的清風明月及一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。就是你所可憎的塵垢秕糠及一切蛇狼虎豹政客丘八。

言歸正傳。有人問。你所謂「一個」是活物。乃正經講話呢。還是滑稽一下。開玩笑。我三薰三沐的再拜而答。說我是正經講話。他說。我想你也是想「大搖大擺」。不惜「無賴」。儘着附在你身上的玄學鬼。盡量的說笑罷了。我說。我的玄學鬼。最不高興。他是最低頭服小。那裏敢大搖大擺。他是最拜倒科學神的腳下。總要附會論理。豈敢無賴呢。他說。那麼你所得「一個」是活物的結論。有論理嗎。我對曰。有。我的那位玄學鬼。論理學是一定不精明。但他講起話來。至少也總喜歡用着老古董的三段論法。才肯出口的。他說。凡活物才能產生活物。換過來說。你就可說活物乃產生自活物。吳稚暉是活物。推原他的產生。可以直追到「一個」。所以知道那「一個」亦是活物。他說。你想想看。你的前提到底靠得住靠不住。若說凡活物才能產生活物。無異就是說活物必定產生活物。那麼從「一個」產生出來的毛廁裏石頭。也是活物。豈非大笑話呢。我說。毛廁裏的石頭。自然也是活物。我同你去科學廟裏遊逛遊逛看。你先跑到博物學殿上。自然止看見動植物標做活物。金石標做礦物。你若轉到化學宮裏。便差不多看見金石都活了起來。你又走向物理學的寶塔上面去。看見了萬有引力菩薩。及相對性大神。你才把萬有沒有一齊都活了起來。自然直活到「一個」身上去了。我今日再把那毛廁裏的石頭先活了起來。自然見得我們那位玄學鬼。還是懂些邏輯的呢。還

是一味無賴的。凡活物的界說。拿最淺薄的話來講。就是說。

(一)是這樣東西要有質地。

(二)是他能感覺。

人是活物。有十四種原質。一隻蒼蠅有若干原質。一棵玫瑰樹有若干原質。這都不能去驕傲毛廟裏的石頭。因為那石頭也有若干原質。立於相等的地位。所以質地是攔過了。不必討論。人有感覺。蒼蠅有感覺。玫瑰樹有感覺。是大家承認的了。請問毛廟裏的石頭。他的感覺何在呢。是如何狀況的呢。我說。要我的玄學鬼回答這問題。他先要問人與蒼蠅與玫瑰樹。他們的感覺是同等的呢。還是差等的。我所問的同等差等。不是問程度有什麼高下。乃是問狀況有什麼異同。我不相信程度的高下。止和信狀況的異同。譬如我們『人是萬物之靈。』不是天天有這種聲浪進耳朵。又不是吾人一開口便居之不疑的嗎。如何證明白他是萬物之靈呢。便是感覺最高等。此即執程度之說。及問嗅覺及得狗嗎。視覺及得貓嗎。聽覺及得鼠嗎。便又進而之他。謂人則不但於外有感覺。而且於內有理智。故結為思想。形成計畫。因此高出於庶物。然問彼何以拙劣野人。對織物不及蠶之一繭。對建物不及蜂之一房。便又恍惚周章。進而之他。謂物之本能。實勝於人。但因是便無創作。人之所以由粗至精。多勞思慮。全欲玉成其創作之偉大。哈哈。『偉大否乎。』那場官司太大。不是插說幾句可以了事。也不本問題所急要。在本問題。又最好是相對的含糊承認着。可以與吳稚暉主旨的提倡物質文明少點

歧誤就是人爲萬物之靈。吳稚暉是個人。恭維他爲萬物之靈。固然一定可以甜蜜的承受。便是在多盡點義務上着想。也儘可替諸位貴「人」相對容認了。有如陶斯道先生要奉人爲萬物之靈。做他的安生立命的藥方。我何忍笑他老人家癡愚呢。我要極罵惡人。我也只好脫口而出。說道你還像個人嗎。如是而已。我良心自懺。也止有在波窩中細想。恐怕我若如是如是。人便不當我是人。覺得不像個人。不當是人。終於不好即隱隱不肯失了萬物之靈的地位。所以這句話。做個盡義務時候督促物。實比上帝利害。但是宇宙除「一個」外無絕對性的東西。止有相對性的罷了。從又一方面說。若把這句人爲萬物之靈。享受權利。頓時可覺人的猶惡。誰還忍說。誰還忍想。梁漱溟先生最佩服孔子的地方。便是直覺之「仁」。仁是一定要解做無私心合天理。宰我不仁。那是要在他父母新死。食稻衣錦。這種食稻衣錦。便是任着私心內最要不得的忍心。是共傷天理。所以孔子也沒有法子。只好冷峭的問他道於汝安乎。宰我乃說安。所以孔子輒沈靜了。止能說汝安則爲之。此如從前我在巴黎方駁無政府主義。他現在幼稚的信條。便叫做「各盡所能。各取所需」。譬之於物理學。孔老先生的「施之己而勿願。亦勿施於人」。耶老先生的「愛人如己」。便是牛頓的萬有引力說。「這各盡所能。各取所需」。便是恩斯坦的相對原理。我當時老實不客氣。竟說我將不盡所能。止取所需。我不願燒飯。我不願吃飯。你奈我何。李石曾先生心平氣和的對我說道。「你吃就是啦」。而且他背後並不會再說「吳稚暉之不仁也」。我明天便掛了無政府黨的口頭招牌。梁先生悲感看孔子。而且在覺海茫

茫之中。攔握住了直覺。當孔子的仁下了的解。我不能不相對承認。但是孔二先生同梁二先生及我吳大先生各挾了萬物之靈的資格。倘或不遭親喪。則製錦之蠶。結稻之禾。一若天理之天。皆爲我輩而生。推至牛羊雞豕。無不由於天心之仁愛。以彼等見惠。故我等報天。亦牛一羊一家。一制爲『齊之以禮』之禮。我輩竟也老實不客氣。割不方正不食。餒不食。敗不食。要生烹活割的才好。從而食不厭其精。膾不厭其細。并且我們是無私心而合天理的君子。值不得將或有不美之名。加在自己身上。讓一個稍下等的萬物之靈。所謂廚子。讓他代擔了責任。所以我輩儘可『遠庖廚』。照這種的做品。真正叫做汝安則爲之。我們的類上有泚了。這個問題。我們在人生觀裏。還要詳細討論的。這裏屢說幾句。未免太長了。也不過要顯出人有理性。超過禽獸的止有本能。是自己吹着罷了。人的無私心而合天理。自矜爲最高的道德。亦不過爾爾。如是那所謂萬物之靈的徽號。到底爲萬物各推代表。公舉的呢。還是我們人自己賣弄着的嗎。就也不免莞爾的呀。我說這一大篇。無非表明我所謂萬物的感覺。是差等的。不是同等的。差等乃是狀況的異同。不是程度的高下。人有人的感覺。蒼蠅有蒼蠅的感覺。玫瑰樹有玫瑰樹的感覺。感覺的狀況。各各不同。各有特殊發達的條件。甲之所有。可爲乙之所無。丙之所適。非卽丁之所需。如玫瑰樹挾其所有之感覺。因人與蒼蠅所無。稱玫瑰樹爲完全。或蒼蠅取其適用之感覺。笑人與玫瑰樹不知所需。稱蒼蠅爲高等。皆定然爲自吹而已矣。自吹原亦相對的。可以容許。故分感覺之高下。而有進化之一說。亦人生觀內假設所難免。惟就宇宙觀推論而至於『一個

『爲活物。則不容有此差別。』

講到這裏。第一層可不用不值錢的玄學理想。近乎遊戲的。說道毛廁裏的石頭亦有感覺。蒼蠅的感覺。非即人的感覺。他們感覺的狀況。頗極差等。玫瑰樹的感覺。非即蒼蠅的感覺。他們的感覺。又極差等。如是焉能禁我來瞎說。毛廁裏石頭的感覺。非即玫瑰樹的感覺。他們感覺的狀況。也極差等。若欲強分高下。則石頭有其寂然不動的感覺。真所謂無私心而合天理。所以貞固永壽。一塊毛廁裏的石頭。可以閱幾十代人而依然如故。見數百兆蒼蠅存滅。若千萬棵玫瑰樹忽而芬芳。忽而萎枯。彼如曰毛廁裏的石頭爲萬物之靈。理由亦未嘗不充足。彼另有彼之可感與彼之可覺。人與蒼蠅及玫瑰樹之感覺。皆非彼所需。故亦非彼所有。如是而已。然這種蹈空的掉鎗花。我們中國古代的玄學鬼常用『孰爲正色。孰爲正味』等的論調。鬧得甚囂塵上。自然受過科學洗禮的玄學鬼。不肯就把這種空言。來作惟一的據。所以說到第二層。他就要戴上科學面具。正正經經。板起了面孔。來斷定毛廁裏的石頭亦有感覺。他不是說能夠按着分類。代毛廁裏的石頭。做出一部石頭心理學。他簡單的止聲問。我們人類的感覺。是否科學家承認爲完全出於神經系。神經系的腦質纖維等等。是否由血液營養。才能做工。倘然我們好幾天不裝煤（不食）血液枯竭。神經系失其營養。亦即失其感覺。是否爲必信之果。『三咽。然後耳有聞。目有見。』這是無論何人承認的呀。那麼我們萬物之靈的人。吃飽着癢了。神經系才能作用與奮。一位才子。遇了一位佳人。才臭肉麻的直覺。不識羞的吐露出來。所

謂天上人間。獨一無二。全爲愛情衝動。始有此親和力。但是你不見毛廁裏的石頭麼。一旦爲化家搬入玻璃瓶用。火酒的食物供給着。他就排斥一部分故伴。一部分去尋着新的。發起大大的愛情。他的衝動的愛情。何嘗少異於才子佳人。而且他的衝動。能受理性的節制。可結合的結合。不可結合的完全不結合。他的意志的堅強。幾遠過於人。這樣的顯然明瞭。這說毛廁裏的石頭。是沒有感覺的東西嗎。他。

(一)是有質地。

(二)是有感覺。

非活物而何。

好了。把毛廁裏的石頭活了起來。我的宇宙觀便有着落了。有人說。石頭有感覺。理論上固然可通。但博物學家終嫌感覺的名詞止限於動植物。若并礦物而賦予之分類。時便諸多淆亂。你的意思。無非說石頭有質有力。力的表顯於化合的親和。無異感覺。我說對了。我本來止承認萬物有質有力。言質則力便存在。言力則質便存在。無無質之力。亦無無力之質。質力者。一物而異名。假設我們的萬有。方其爲『一個』之時。就其體而言曰質。就其能而言曰力。加以容易明白的名稱。則曰活物。及此一個活物。變而爲萬有。大之如星日。質力並存。小之如電子。質力俱全。故若欲將感覺的名詞。專屬於動植物。亦無不可。惟我還須作一甚可駭怪之詞。我以爲動植物且本無感覺。皆止有其質力。並無有

其輻射反應。如是而已。譬之於人。其質構而爲如是之神經系。即其力生如是之反應。所謂情感、思想、意志等。就種種反應而強爲之名。美其名曰心理。神其事曰靈魂。質直言之曰感覺。其實統不過質力之相應。蒼蠅之神經系。有如彼之質。生如彼之力。亦卽有如彼之反應。成爲蒼蠅之感。蒼蠅之心。理。蒼蠅之靈魂。玫瑰樹神經之質大異。力之反應亦大異。遂爲玫瑰樹之感。玫瑰樹之心。理。玫瑰樹之靈魂。毛廁裏的石頭。神經系之組織。絕非吾人所能識別。則其實之構成。我等不能言。而其力之反應。我等亦不能言。遂爲石頭之感。石頭之心理。石頭之靈魂。其實毛廁裏的石頭呀。玫瑰樹呀。蒼蠅呀。呀。呀。何嘗有什麼感覺。什麼心理。什麼靈魂。止質與力之構造及反應。各各不同罷了。所以我的萬有論。本來止取乎兩言曰。

萬有皆活。有質有力。并「無」亦活。有質有力。

感覺一名詞。何讓生物學家叫動植物去專有了。亦儘可不爭。然設或借給毛廁裏的石頭用。也毫不足奇。並經我們大家的「老本身」所謂「一個」者。有時亦感覺着。乃更平淡無奇呀。

寫到這裏。我本可以將我的宇宙觀正文。總括了簡單的說一說。但我不會先將靈魂明白的斥除。定然留着小小理障。我剛要插說一番。忽然小病了十幾天。這幾十天內。剛剛張君勸先生也調動了科學兵。保護了他的玄學鬼。與丁先生在晨報副鑄及時事新報學燈上開起火來。梁卓如先生還替他們到定了「論戰公法」。預備雙方都有附加軍隊。延長戰期。但我看了張

先生的反攻隊。所謂上篇中篇。那是他們學者搬他們學者的貨色。止是擺着行頭做顯。沒有真打仗。想來就是他們真打起來。設或添了無數的好角兒進去。也離不了玄學科學。搬弄許多名詞點點鬼引引斷爛朝報。做個秀才造反罷了。本來沒有我們柴薪上日黃中的事。可是我現在要同靈魂算賬。倒可以借他來插說一說。

張先生的一篇清談的人生觀。我本不會有機會拜讀。現在晨報也把他披露起來了。他反攻了先生的下篇也發表完了。及讀了他的人生觀。我方才微微覺着張丁之戰。便延長了一百年。也不會得到究竟。因為張先生豈但不無賴。而且不單是個玄學鬼。簡直是一位科學大神。所差的他小心謹慎。不敢排斥空中樓閣的上帝。他意中定然有個「靈魂」。我想丁先生的意中。靈魂是不存在的。然而他也定然想不着專門與張先生的靈魂蕩關。

我這篇文章的動機。雖已醞釀了五年。最簡單的幾句話。也嘗看見了什麼朋友。都批着亂話。本來以為寫也好。不寫也好。自從有什麼新文化運動。中國人談宇宙觀人生觀的日多。文學家的照例可與以信口開河。不能與之計較者除外。接着有什麼東方文明。西方文明。物質文明。於是談着宇宙觀人生觀的更多。雖然學問是愈鬧愈進步。可是頭腦却愈鬧愈昏鈍。我做這篇文章之先。意中有四位先生。認他們是最近時代中國思潮的代表者。一是胡適之先生。我批評他是一個中國學者。而有西洋思想。於我的新信仰。雖無具體的相同。却也不會尋出他的